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一

列國君部

崇祀　旌表　禮士

崇祀

祀為大事乃有國之通規祭不越望實諸侯之常禮故山川神祇於是乎禜之水旱癘疫於是乎禱之享以克誠薦以備物是以祭則受福民賴其賜然而魯郊上帝

益以周公之故秦作西畤始僭王者之儀自兹已降興偽益多矣若乃薦事不時將命不肅慢神瀆祀蓋有司之過也

虢公當魯莊公三十二年七月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曰神賜之土田祝太祝也宗宗人也史太史應區嚚皆名

晉獻公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犇齊一作求來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

二十二年滅虞虜虞公而修虞祀虞所祭祀命祀也

魯僖公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為魯常祀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交龍為旂承祀謂視祭祀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騂赤犧純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享之宜之多與之福

宣公三年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牛不稱牲未卜日也 猶三望其言之何 据食角不言之 緩也 辭間容之故為緩不若食角急也别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 曷為不復卜 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 養牲養二卜 二卜語在下 帝牲不吉 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 則扳稷牲而卜之 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

稷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為必祭稷据郊者主為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据方父事天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惟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禮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牛角乃免牛（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冬大雩（書過）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公時四月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春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為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

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不旱而雩過也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二十五月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不言中辛中辛無事又有繼之辭也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五月辛丑郊書過禮也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晉平公二十三年鄭子產聘於晉魯昭公七年也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馬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

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祀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群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

壁見于群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逆之既乃與巴姬密埋壁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馬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秦襄公八年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八年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一云騮赤馬黑鬣尾也羝牡羊也

文公十年東獵汧渭之間汧渭二水名卜居之而吉文公夢

黃蛇自天下屬地（屬著也）其口止於鄜衍（鄜音孚三輔謂山陵間為衍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也）文公問史敦（泰之太史敦其名也）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旁有吳陽地也）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土之可居曰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

十九年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祀之（其質如石似肝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語辭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

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殷殷聲也云傳聲之亂也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殷音隱以一牢祠之名陳寶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也作陳寶祠

靈公三年作上下時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德公立卜居雍即今之雍縣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為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

金也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

宣公四年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

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

櫟陽而祀白帝

昭襄王五十四年郊見上帝於雍

趙襄子為知伯所攻奔于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

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

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

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頿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袵界乘修武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後滅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旌表

古者友邦冢君莫不奉天子贊教化推之彌廣四海是準然則宥善競勸之道莫過乎旌別良淑表章功行則有報乃忠力褒其高節顯揚茂烈昭明嘉績錄是辭形銘篆恩崇賞典尊寵殊品封賜特厚逮夫既往禮亦異數生榮死哀而盡在懿德英風而可尚賢哲之嗣靡絕社稷之功用答垂裕後昆率為彝制俾夫千載之下義聲凜然矣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縣卜皆氏也凡

車右勇力者為之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

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今日

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死之因即赴敵而死圉人浴馬

有流矢在白肉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

與右之罪遂誄之誄其赴敵之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晉文公初返國賞從士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

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初定欲

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士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

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啟之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欺蒙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

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輔之龍已升去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綿上晉地在西河介休縣南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楚莊王時令尹子揚子揚子文之子為司馬子越譖而殺之子越姓鬬名椒子越既為令尹將攻王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其

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孫叔敖為楚相既卒數年莊王欲以優孟為相優孟曰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

衛獻公時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公子鱄字子鮮獻公弟也獻公出奔子鮮與甯喜言納公公入而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攻甯氏殺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

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布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斃故言終身

齊景公時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死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居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也）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衛莊公德孔悝立已依禮褒之故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孔悝大夫）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佑獻公

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戰于郎公叔禺人（昭公子）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作卯春秋傳曰魯人欲勿殤重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塟）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

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

越王勾踐既滅吳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勾踐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魏惠王時公叔痤為將西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橈撓不避者此吴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王曰善於是索吴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

禮士

古人有言曰霸者與其友處故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其臣則友朋之才至矣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若乃千乘之國能下布衣之士者曷嘗不恢道德之

政隆邦家之基以至任之以事而舉國稱治當乎其世而南面稱霸者率用此道也故有卑體折節以致其恭分庭曲坐以厚其遇乃至玉帛無所愛館舍極其盛詢其謀猷任其智力繇是威宣於鄰壤惠浹於四封名聲章明稱為賢王向使驕而且吝則天下之士至者蓋鮮矣

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

哉壽乎子其以子之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

言者夫二言者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也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管仲齊人隨公子糾在魯桓公使鮑叔求管仲於魯魯乃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至于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

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欲受斧鉞之誅）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其後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大夫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

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沉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博厚於味者薄于行慢于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以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

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為安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公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

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何足以見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也而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

至也夫九九薄能爾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選而至矣

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止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君

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後得見

甯越衛人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熒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

秦繆公時戎王使繇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繇余

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於是與繇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其後繇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百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媵既而亡秦走宛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臣友蹇叔賢而時莫知繆公使人

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晉文公自少好士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

平公時亥唐隱居陋巷中平公往造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葢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衛靈公三十五年孔子至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魯哀公時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

季孫為魯大夫其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内也閽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更莊飾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巳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之

周豐魯人也哀公執贄請見之下賢也贄禽贄也諸侯而用禽贄降尊從卑之

義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

魏文侯師子夏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田子方居西河魏文侯友之公季成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之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

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段干木辟祿而處家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勿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巳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君乃置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相

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乃按兵而輟不敢攻

費惠公費魯附庸之國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

齊威王時孫臏與龎涓俱學兵法田忌進孫子於威王王問兵法遂以為師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魏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鄒衍適魏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

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以身事之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

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今至耳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毅為使於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昭王以為亞卿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

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用樂毅之策得賢之功也

鄒衍齊人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宫身親往師之

齊宣王喜文學游説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説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一作王升騶奭齊諸騶子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下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趙武靈王即位少未能聽政慱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

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八十月致其禮

孝成王時虞卿以游說之士躡蹻擔簦說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上卿故號虞卿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一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聽諫　明賞

聽諫

夫稽衆舍已埀於格言虛懐從善謂之吉德而況奄宅分土建邦延世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斯不可以不慎矣乃有勤求治道思聞過失咨詢嘉言以廣其聰明詳擇

臧謀式資於政典應若答響疾如轉規用能導壅遏之情救過誤之舉懲忿窒欲以格其非心弼違糾繆以成於善行至于俊彦咸至名聲日聞長諸侯而主夏盟尊王室而成霸業曷不由是者巳

齊桓公五年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遂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刼桓公於壇上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巳而曹沫去匕首北

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刦許之而倍信殺之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刦之僅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又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諫乃止

桓公嘗問於管仲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監焉管子

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命
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
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監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
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
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于義上下皆飭刑政
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
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

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無道之君乎吾亦鑑焉管子對曰今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問惡為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繢緣繢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宫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

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獸無所就處不脩天道不監四方有國不治譬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鍾鼓流于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傲其婦女狩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毋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内削其民以為功伐譬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

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贄為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事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脩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于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監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贄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斷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見賢若貸見賤若過貪於貨賄競于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傲不恭不交善士讒賊與通不殄人爭唯趨人訟湛湎于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

常擅創為人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管仲又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小人殘忍同於狗矣猳韻為枷謂以木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宜使必須去之為宜）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馬

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棄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當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恠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

之饑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也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以與饑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公說乃已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辭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於是省於刑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刑已責（除逋責）景公宿於路寢之宫夜

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景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
寡人夜聞西方有男子哭者甚疾聲氣甚悲是奚為者
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逆也
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
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
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之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
弔而問偏祔於何存盆成逆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
寄於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在階

之下願以某日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與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甚人之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逆慨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而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臣曾參孝已愛其親故天下願得以為子今乃令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之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

身不敢飲食推輮執輅木處烏栖露肉暴骸以望君愍
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
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以若愚言教寡人乎對曰嬰聞
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已難之矣今君宮處爲
游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
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逆之辭公喟然大息曰悲乎
哉子勿復言乃使男子免袒女髽笄者以百數爲門以
迎盆成逆盆成逆脫縗絰冠絛纓黒緣以見乎公公曰

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滿朝非乃子耶盆成适於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塗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對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適為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知我者君不許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捆心立我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

逢於何者毋死兆在路寢當牖之下願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者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犯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室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哀者危君

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宫者若何許之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路寢室之牖下解緩去絰布衣縢履玄冠紫武踊而不哭辟而不拜乃涕洟而去之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聖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

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避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知道
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責焉政尚相和故下不以
相害為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
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
怨四海之內社稷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國家之政
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而公不圖晏子又
曰臣聞道者更正又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
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單積邪在上畜怨藏

於民嗜欲備於側毁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預宫室不飾業工不成上役輕税上下行之而百姓親之也景公外傲諸侯内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説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人故聚歛之臣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刼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

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奮

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從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

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

尊刼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

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仇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

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厚幣以說於諸侯輕

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

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

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而適為已為人者重自為者輕
景公自為而小國不與晏子為人諸侯為役則道在為人
而行在反已矣故晏子知道矣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
臣親下奈何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而必信順其令赦
其過任大毋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毋以嗜欲貧其
家毋以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
則臣和矣儉於籍斂節於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
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

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毋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過宥獄者詰焉景公嘗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遊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為廵狩諸侯之天子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斂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何以休吾君不豫我何以助一

游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者不補勞者不息夫從而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不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數長幼貧萌之數吏所委粟發廩出粟以予貧萌者三千鍾公所身見名老者十七人然後歸也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

威王時欲伐魏淳于髠謂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宣王時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失亡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

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麒麟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憂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憂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工能之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齊畢報王曰（宣王也）何見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為先王立清廟（先王威王）荆固而攻之清廟不免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顔色曰譆先君之廟在焉疾出兵救之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不聽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乃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襄公蒐于夷將登箕鄭父先登登之於上軍也而使士縠梁益

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

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孫息諫公乃壞臺

景公時邲之戰晉敗荀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諫

公乃趣赦之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之聘初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平公將亦弗逆叔向諫乃逆之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公說徹酒平公嘗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禄而不及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

於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魯襄公如楚還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

醉而怒醒而熹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公乃罷役

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諫乃止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芋旌斿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

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諸侯正封封疆定分有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荒大也閲

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聚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靈王張本遂赦之

令尹子瑕言蹶繇於平王蹶繇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繇言楚子能用善言故也又左尹王子勝言於平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為舊國鄭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土不可易易輕

也國不可小鄭謂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説

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晉韓宣子如楚

送女叔向為介及楚楚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

來者上卿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

足以辱晉遠啓疆諫乃止

越王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

夫逄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

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

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趙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

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
善敬聞命
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
哉王鍾侍曰此晉國之所以彊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
業基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
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
之險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
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

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雒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子矣

梁襄王為太子時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半月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薛公乎請告薛公薛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薛公曰王季歷葬於楚山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

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

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下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願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

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明賞

惟五等之君刑一國之事立家者百乘食土者萬民苟章程之不修將風化之幾墜建侯之利懋賞攸先有能舉不失勞動足有勸使夫為善者信丕命而承事忠力之臣厲貞規而犯難謀能之士吐嘉猷以沃心則書勲之文足光於盟府計功之典克烈於鼎鍾者矣

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及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之征稅也）謂之耏門

晉獻公十六年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

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文公既即位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於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缺者此更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五年文公與楚戰城濮楚兵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夫軍事勝為右

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魯僖公元年莒人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季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三十一年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

晉不以故班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及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賞之爵

晉襄公元年敗狄於箕反自箕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

復與冀還其父故邑

景公時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公賞之狄臣千室林父桓子

名千室千家也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

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

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

夫

魯成公二年晉使齊還魯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鄭

上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也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地賜

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晉悼公三年會諸侯於雞澤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沃行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公怒魏絳授僕人書將伏劒公跣而出曰子無重寡人之過以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及寶鎛輅車十五乘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

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樂之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

平公十九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州縣屬河內郡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

楚康王十二年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鄭簡公十八年入陳十九年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

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

齊威王九年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

臨菑齊復屬齊封田單為安平君

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

孝成王五年燕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燕將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邑名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

幽繆王三年大將軍李牧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

魏安釐王時公叔痤為魏將西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奔直而不倚橈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兵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廿萬巴

寧夔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燕昭王用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毅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享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册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務德　宴享

務德

夫中庸之道人倫之貴扶三綱而首五常者惟立德而已矣故云德者得也匹夫得之揚名潤身物無不服況千乘之雄一國之覇衆臣之師長百姓之歸仰可不務

乎傳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斯之謂矣昔三代相沿五等竝制盟會有儀征伐有名聘享有禮蒐狩有度大夫相之良史記之則有降志以興讓宥過以推誠縱敵以示信損欲以利民彰善癉惡克己復禮者多矣斯之謂令德不亦韙乎

衞武公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作淇澳之詩

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不齒者不與相長稚）作

蝃蝀之詩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作干旄之詩即位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魯僖公十八年公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茍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可不聽衛侯讓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婁衛邑狄師還

魯莊公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莊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繇虞書曰皋陶邁種德虞書大禹謨禹稱皋陶能力行布德邁力行也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言身有德乃為人所降服秋師還君

子是以善魯莊公

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駉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君臣之有道作有駜頌能脩泮宫作泮水頌能復周公之宇作閟宫頌也宇居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于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騺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繆公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

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晉文公三年圍原魯僖公二十五年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

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四年楚子圍宋晉救宋楚子玉從晉師退三舍避之初
文公出奔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
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馬其
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
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
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之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
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五年伐曹初文

公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駢脅并幹也釐負覊諫不聽私善於重耳謂饋盤飧寘璧馬重耳受飧反璧至是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覊之宗族閭初文公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豎左右小吏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覊紲之僕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公遽見之七年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説與鄭人盟

而還子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襄公三年討衛魯文公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五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邾文公卜遷于繹魯文公十三年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時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楚莊王十六年為陳夏徵舒殺靈公（魯宣公十一年）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蹊人田田主奪之牛蹊則

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殺君故徵兵諸
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于天下
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
居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
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十七年春莊王以鄭與晉
盟來伐鄭圍三月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
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蓟以賜諸侯

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卻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以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謂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是年夏及晉師戰于邲既敗晉師次于衡雍大夫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築軍營以章武功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矣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其頌美武王能布施善政使天下歸往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

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

君宫告成事而還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宋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先是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衿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平王棄疾即位魯昭公十三年召觀從楚大

夫王曰唯爾所欲觀從教子干殺棄疾棄疾今召用之明在君為君之義對曰臣之

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

昭王十一年秦救楚敗吳師楚子入于郢王賞鬬辛王孫繇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二十七年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將戰王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問諸周太史周太

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内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五子歌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

方今失其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皆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繇於不知大道故又曰允出茲在茲繇已率常可矣又禹謨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己

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監食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辟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

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腹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也

齊景公時熒惑守於虗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虗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恱曰天下大國十二同曰諸侯齊何以獨當之晏子曰虗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於富强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

讒人反昌百姓疾怨悉為灾祥碌碌强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不常熒惑廻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盡出寃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獨孽星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

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一曰宰相吾之股肱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之子韋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一說君者待民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一說歲饑民困我誰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一說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有動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

有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歲故曰君延壽二十一歲臣伏於階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也如子韋言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雨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强初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

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于是倉無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禽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人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

烏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

富邦

趙武靈王三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宴享

夫春秋所載有宴享之義焉所以備物象德交事觀禮合歡序賓示慈布政之謂也自一戎大定勲戚並建東

遷之後諸侯力政小則撫封而保姓大則定霸而主盟朝聘有常使介交驚飲食宴樂迫浹於家陪升降揖讓無廢於兵革繇是豐豆觴以為好諧金石以飾喜聲詩見志所貴乎必類節折有品乃知其多文既以觀其盡心且將申其嘉好故其流風遺辭可觀也已至乃禮義之或愆形於規諫禍福之先兆發於言動蓋夫賓旅酬酢之際不可以不慎焉

周之先公劉居於京築宮室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

以落之詩曰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蹌蹌濟濟士大夫威儀也篤厚俾使也公劉居于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為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魯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

二十二年齊桓公使敬仲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僖公時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與羣臣宴則欲與之相宜詩曰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二十二年楚與宋戰於泓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享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

六品加于籩豆籩豆禮食器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辟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衰趙衰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

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末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事祭宗廟也膰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也）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三十年周襄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

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文公三年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以公比君子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大雅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四年衛寗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

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十三年公如晉還鄭伯與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伯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求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為行公答拜

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公與之宴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韓奕言蹶父嫁女于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鍾鼓也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擊鍾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

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聘也事間缺修私好於是乎有宴享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宴享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畧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爪牙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十四年晉侯使郤犫於衛衛侯享苦成叔成叔郤犫甯惠子相相佐禮惠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

食也以覲威儀省禍福也故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旨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觵觩然不用以兕角為觵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名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二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

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勤劳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劳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皇皇者華君遣

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咨諏周爰諮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言必于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咨親為詢問親戚之善咨禮為度問禮宜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惡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為咨詢度諏謀

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惟命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

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正晉君君子以為知禮彤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匄受之所謂知禮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之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旌

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于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

十六年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名從義類

十九年正月晉侯會諸侯於沂上取邾田自漷水歸之

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鞍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二月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馬若嘗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

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以受享段共公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宴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

二十六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秋七月齊侯鄭伯

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取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五月晉趙武至於宋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躰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宴享之禮故曰禮也

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叔向因宴享之會張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七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冲冲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

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閫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産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

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嘉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有望矣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

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又

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二十八年八月蔡侯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

二十九年范献子來聘拜城杞也 謝魯為杞城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酬賓

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會罷過鄭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 戒享期 禮終趙孟賦瓠葉 受所戒禮畢而賦詩瓠葉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 告以趙孟賦瓠葉 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瓠葉詩義取薄物而以獻酬知欲一獻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 言不敢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夫人趙孟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私於子產私語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亦詩召南義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求其厚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則何敢不從命穡愛也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凌趙孟賦常棣常棣

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安自知其免此罰戮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

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宣子比四輔韓宣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

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遂賦甘棠甘棠詩云召伯息于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為好

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曰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六年夏季孫宿如晋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田不見討晋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為罪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晋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七年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於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光夸魯侯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公享之爲賦蓼蕭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弗知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晉辭公

公子慭遂如晉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侯弱吾君歸弗來矣

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 公孫傁趣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傁齊大夫傳言晉之衰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 執政禦之執政掌位者禦止也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縣樂肆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 我皆有禮夫猶鄙

我(鄙賤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以類成偏頗)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

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采菽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菽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魄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冬叔孫宋公卒

定公十四年叔孫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

冊府元龜卷二百四十三